



有 前 景 的 房 間

- Arts For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al Change -
「藝術改造教育人生」

回顧誇啦啦藝術集匯十週年

翻譯：黎翠珍教授

作者：邱歡智

First published in Hong Kong 2018. Printed in China.

Publisher: The Absolutely Fabulous Theatre Connection Company Limited.

A Room with a View: Arts For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al Change. © 2018 by Lynn FC Yau. The moral rights of Lynn FC Yau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ap.528)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the publisher.

Photo Credits: Cheung Chi Wai, George Chao, Christopher Lee

ISBN: 978-988-18400-4-2

www.aftec.hk

這本小書為誰而
寫的呢？

為家長：

進入廿一世紀，要事業
有成，就需要有靈活的
頭腦和良好的適應力。你的
孩子有判斷力和創意，他的
工作便不易為自動機械所取代。
人情味、想法和感受很重要！

為教育工作者：

要在學校裡培養同理心和諒解，多接觸和
投入各項藝術工作肯定有幫助。培訓項目
選擇得宜，效果更良好。

政策主導人：

要使創意產業發展蓬勃，就要理解到創意建基於
深層次的判斷思維。這些就可以在各項藝術之中去
探求。



這本小書題名的靈感來自英國小說家E.M.福斯特的小说「有前景的房間」，而本書的佈局也是跟從這個意象而開展的。小說探索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一個規限約束多多的社會裡規範和思想的轉變。

把這個「房間」的意象引申一下就是一個房間看不到景，即是沒有前景、沒有遠見。房間有景，便是看得見、有見地。要改變便得要有勇氣，特別是像福斯特這小說的年輕人物。

房間就是自己。自己倒是沒有景致那麼重要。窗口，把外面的景致帶進房間，可以為自己帶來很大的改變。它帶來新的角度去看世界、新的感受。精神上的解放讓心靈有新的方法去思維判斷。

誇啦啦藝術集匯2018年12月已十歲了。香港政府康文署2008年開創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伙伴計劃」就給了我們誇啦啦一個「房間」去開始我們的歷程。康文署設了十三個場地和一筆款項公開競投。我們

獲准用西灣河文娛中心那480座位的劇院，於是便一「住」住了十年。

誇啦啦英文名字叫AFTEC，是用英文全名每個字頭一個英文字母縮串而成。誰也沒料到十年後一次董事會上，我們的聯席主席邵馮詠愛女士為我們把這名字的字母添個新——闡釋為「藝術改造教育人生」（Arts For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al Change），更彰顯我們工作的性質。

這十年來最初那個「房間」本來給我們一個空間讓我們每年有56日可以創作藝術，演變成一個雙語運作的藝術慈善機構，鼎力支持藝術可以改進人生這信念，而致力為年青人的教育和人生而工作。

誇啦啦創辦以來，一直和非藝術界別的機構合作，以求創新及增強對社會影響。2012年，誇啦啦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作，創辦了個有學分的「醫學人文科」演藝課程。自2014年，我們更為自閉症及有學習困難的年青人創辦了「自在劇場」。

這本小書會引用一些「關鍵績效指標(KPIs)」，主要不是想量化的衡量標準以作評估，（雖然偶有這些例子），而是用來記錄本機構的資源業務等有機增長，和我們為機構發展的視野、思維、領悟和啟發等精神上的歷程。換言之，就是我們為年青人合作時所需的和所欠的概念。

這本小書分四部分，都是有關房間和景致，都是誇啦啦在「藝術融入教育」（Arts-in-education）工作中的經驗和看法。

「大廳」是前言：先闡述過去十年我們做了些甚麼，前線工作如何，包括細節和宏觀策略。

「教室」先談談教育一般情況和弱勢社群的問題。跟着「頭腦房間」部份就談到學術性的教育偏向知識方面的發展，指出不應把它作為教與學中唯一的方向。「心的房間」就談到在年青人成長過程中作為一個有情感，有感覺的人之重要性。

之後，又回到福斯特小說的書名，「有前景的房間」。最後一部份以此為題，探索改造人生的教育中藝術所演的角色。

這部份討論會引用兩個精選項目的經驗來加以闡述。*Sm-ART*青年計劃是為九歲至十一歲弱勢孩童而設

計去培養創意和批判性思考的項目。每一隊孩童參與三年。活動包括課堂活動和校外的「文化日」活動。課程包括接觸多種形色的藝術。義工則全年都有例行的訓練。也有大學進修生參與活動作為他們大學課程有學分的功課。這個項目始於2012年，現有四所學校的80位學生參與。

*Bravo!*香港青年劇場獎在2011起構思，2013年開辦，至今已辦了四屆。它是為13 - 18 歲學生而設，用雙語培育他們的演藝和處世的計劃。每兩年一次公開招生，目標是全日制學生。招生經嚴格篩選後，每次選取不多於50名年青演員。計劃為期1.5年，其中包括*Bravo!*本地訓練部份，有工作坊，舞台演出和社會服務等環節。一年後再篩選再投入高層次的培訓。這部份培訓由我們的「學習伙伴」台北雲門舞集舞蹈教室（*Bravo!*台北訓練）和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LAMDA）（*Bravo!*倫敦訓練）參與合作。此計劃優先取錄弱勢背景的青年。

謹以這本小書獻給我們的董事們，卓見非凡的藝術總監黃清霞博士，各位策略伙伴，贊助機構及友好，藝術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我們的仝人，沒有他們我們難有所成。還有謝謝我的妹妹Amanda，她為這書當編輯；Three Sixty 義務提供設計的工作，真是衷心感激各位。感銘之心，言語難宣。



*Sm-ART*青年計劃文化日活動 2017





課室

在香港長大時學校課室裡書桌的列排，為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40多張書桌和椅子一行一行排列着，齊整地擠滿所有的地方，書桌揭起還可以儲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向着一個方向——權威人士又是知識的源頭。

城市的規劃也常用這類的網格系統，所以亦可作個比較。我常常想這些規劃安排會不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教學、學習和發展呢。答案快而易得：以前有影響，現在還有影響。

以前學校並不助長不同風格的教和學方法，到現在情況還大致如此。香港的教育制度源自英國的制度。作為一個殖民地，培育年青人的工作傾向培育些受過教育、服從性強的公務員。

其實，除了香港之外，世界很多地方的教育制度都可

以追溯到工業革命的時代，那時代為了要供應眾多人口所需，基本上就要大量生產和複製。所以，如果課室規範要反映城市那樣——汽車都似同一牌子、房屋都差不多一樣，大家穿一樣的衣服——，那麼你就會隨俗，跟大隊一樣了。

「我學到了隨時運用我的
頭腦並且答案不只一個，而且
要用多角度思考。如果沒有參加
Sm-ART，我可能做很多事
都以為只有一個答案。」

李家諾

我想創造一個另類的教與學模式的概念來自觀察我的兩個外甥女和看她們的學校習作，以及老師的批改。2011年，我積聚了些教學經驗和發展課程的知識，使用心想這方面的東西，開始籌劃Sm-ART青年計劃。翌年便把它帶去一間小學。

Sm-ART青年計劃因此便成為誇啦啦後來所有項目的教育基礎。Sm-ART青年計劃經過7年，現在在4間小學進行。由開始便得到「何晶潔家族基金」贊助。基金主席是何晶潔女士，行政總裁是陳翠琮博士。

第一次和何女士和陳博士兩位見面，我們都對當前教育制度的不足有同感。這共識逐漸發展為共同的信念要找個優質的教學法教孩子們，而無需因為他們年少便要他們忍受人家帶着屈尊俯就的態度令他們覺得自己卑微、氣餒。最欣喜的是，基金方面並不需要單靠量化的方法去衡量計劃的成敗；他們並沒有要求要幫助200位那麼多的孩子。Sm-ART青年計劃的先導計劃在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舉行。最初有20位小四級的學童。之後發展為三年計劃，分銅、銀和金三級。每級每星期會上課，還有義工培訓，義工陪伴文化日外出旅遊參觀。

Sm-ART青年計劃的基本信念是：課室的空間環境和設定是重要的；批判性的思維和發問求知是建立自我醒覺和內省的基礎；成效比成果更重要，所以學習的過程（怎樣學）比學到了甚麼更關鍵；啟發性的論題更能導至深層的思考；要給每位學童時間去成長。而藝術，廣義來說，就是條條道路去達成教與學之目的。

這個「課室／班房」裡的同學是一「班」弱勢和／或沒有某些公民權的孩子，社會經濟地位都較低。到目前來說，家裡雙親都在的算是少數。即使雙親都在家裡，對孩子的教養和家人的關係大致都欠佳。孩子們一般都來自單親或新移民家庭，或是由老年或文盲的祖父母或別的監護人照顧。有些靠政府的綜援為生，而差不多都領有不同形式的援助或津貼。

多年從事藝術工作，我體驗到一件事：對藝術的反應人人都是平等的，孩子的階級和背景並不重要。

社會經濟地位是甚麼都好，無論是站在演藝或視覺藝術作品之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強勢或弱勢的孩子站在藝術作品之前都會詫異，開心，又或是疑惑不解。孩子環境好，唸書成績好，懂不懂作篇文在他們對藝術的反應沒有多大關係。最重要的分別在乎有沒有想像力。

很多國家的政府都關注到經濟貧乏的問題。但是有多少個政府覺察到另外一個同樣嚴重的「想象力貧乏」



Sm-ART青年計劃文化日活動：到訪沙螺灣

的問題呢？前者起碼可以用政策和撥款來處理。後者牽涉得多了。一個社會能否自我更生發展而保持其它生存的競爭力最為重要。不能做到便會失去方向和目標了。

也許是時候，在接受統計社會收入和財富公佈的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數以外，我們該考慮創建一個Imagination Index「想像力指數」。人們常常鼓勵一個城市和市民要有「創意」。但是，如何助長想像力該是香港和所有政府都急於處理的問題。該怎樣做呢？我們，以個人的身份，作為父母，作為藝術教育工作者，可以怎樣為下一代作出點貢獻去處理這個問題？



文化日外出工作坊

互聯、頭腦的空間

香港人口稠密。總面積只有1,10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就有7000人。在英國每平方公里只有272人，而美國只有35人。芬蘭更僅有18人。①

香港空間很少，說起來像擠得人疊人，而事實也真是這樣。連樓高——頭腦的空間——也不多。雖然工廠大廈是個例外。香港人大都住得比較擠逼——細單位，劏房，還有（說來奇怪的）豪華納米微型單位。情況甚至令有些人覺得要活得有意義就要爭取佔有一些空間。

在未有互聯網和各式各樣的手機以前，年青人會出去公園和別的室外空間。有了各種電子產品，兒童和青年中心和聚腳地都少人去了。頭腦的空間變了是i-cloud、互聯網和虛擬的地方。相處不是人與人直接的事，而是電腦間的事。朋友間互相扶持也由面對面變成靠個6吋的小屏幕。世界的多層意義縮小了。

住的地方狹小，以之為依歸的手提電話細小；我們的

生活也變得狹窄、規限。我們的生活環境這樣變，那擠在狹窄的空間如何改變了我們這個城市呢？外面那麼擠，我們會不會想逃避、找個內在的空間，令我們的思維也變得內向呢？這又會如何影響我們這個社會的人之教與學？影響這個社會呢？我沒有答案，但可以把誇啦啦的計劃和經驗所得提供一些資料。

在許多教育體系裡面有很強的傾向把教育科目分門別類分隔開來，甚至像把它們分別封在筒倉似的。自從十七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人文學術和科學被分開處理以來，之間的距離分裂得很利害。繼之的工業革命專注發展大量生產，所以只重視可以觸摸到的實物，可以複製的東西。工廠複製大量產品，推動了經濟發展。科學被推到文明發展的前門，而人文學術藝術則放在不大起眼屋後的小房間。此後教便主要教演繹推理，學則以功利為目標。

①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POP.DNST>

時至今日，STEM科目仍被視為比藝術及人文學科更重要（STEM代表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和Maths數學）。全球性的獎項大都頒給對科學有新發現和有貢獻的人，而本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也偏向着重STEM學科。年青人身在小匣子生活長大，腦子則困在學科的小匣子裡思維。他們的才能則靠用經濟前景和就業來量度。工業革命的轉變規範我們的思維差不多長達兩個世紀，而它的影響至今仍未減退。

說真的，我們要務實。測驗和考試是免不了的，雖然它們令我們學習興趣所付出的代價尚待測評，它們的確是提供了某程度的衡量尺度，帶來行政上的方便。所以，我們要處理的不是個二元問題：要不要考試？而是我們如何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令我們測試的是學生懂不懂得去學習，而不是總結他們學過了些甚麼。

目前學術性的教與學規限了腦子的空間，只接受單一樣方法去量度才能：如果你在語言方面或是數理方面有天份，你就是聰明？「醒」？否則你就是不聰明？但你怎樣「醒」法？你的「醒」法和我的「醒」法是一樣嗎？也許是。為甚

麼不可以包括別的多種智能，如Howard Gardner在他的「多元智能」理論提出的那些呢？以數量去測量有效度和可信度，又可否構想個方法包括或把重心移向理解力，應用能力或是作為公民的貢獻呢？用來測量的KPI又可否改為着重於好奇心，積極性和能否承擔風險這些才能呢？

在Sm-ART青年計劃和Bravo!及我們其他的項目和計劃，我們嘗試用慣常的和另類的KPI做試驗，通過以

藝術這另類方法把學習的興趣和責任交還給我們的年青人。

亞當和畢蓮達②是Bravo!不同屆的畢業生，他倆在中學都「不合格」，但是在學習戲劇時都十分積極。他們「不合格」的責任其實該是我們成人應該肩負的。我在學校唸書時也相信學業成績好就證明我這個人有價值。不過我有時（算多）比全班成績較差，也有時（不多）全班之冠。一直都不明白為甚麼，很久之後才明白不一定是我的問題，而是制度使然。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亞當和畢蓮達算是我們教育制度裡的失敗者。一位是內地來的移民，十歲來港之後才初次學英文字母。兩位都是在Banding最低的學校唸書。兩人偶然接觸戲劇，以活動當作發泄。在Bravo!截止申請期趕上申請，結果入選。二人出自低收入家庭，其中一人家庭背景更很複雜。有賴利希慎基金的領導何宗慈女士和周己豐先生③及其團隊抱有遠見和大力支持，又信任我們尚待考驗的創見，這兩位青年一直得到照顧，憑著所獲的「獎學金」和Bravo!的安排，一路成長，還參與了「Bravo倫敦」去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四星期受訓和文化交流。

可幸基金相信藝術改造生命，而且是通過優質培養而不是只顧數量。我們推使孩子們認真努力卻不低看他們，令他們自卑。如果他們不盡力或無心投入，我們

「你覺得永遠都知得不夠多...
因為只從一角度去看。
如果可以從多角度去
學習就好了...
我想更多人這樣學習，
這種積極的態度去學，
去吸取知識。」

翁卓思

「我覺得自己很無知...
反省令我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欠缺甚麼...
知道該在甚麼地方
更用功改進...每次經歷都是個
學習過程。」

花蓮娜

② 假名以保存私隱

③ 2012年，最初接觸商討時李詠芝女士負責此項目。



不同的學習風格，朱曉芳導師（站立者左），陳善彤項目主任（站立者中）

也不胡亂給予嘉許。這項目的工作並不容易。雖然在*Bravo*香港這環節初期退出率達20%，到後來大多數孩子們都達標，包括亞當和畢蓮達。

「*Bravo*倫敦」對這兩位年青的演員的挑戰更難。二人差不多完全不懂英語。在倫敦，他們連要買杯咖啡都怕得要死，但是都鼓起勇氣做到了。這只是個簡單的例子。但是我們相信，就是這樣，要他們在這個環境，要他們學習連想也未想過的高層次舞台技巧，啟發了他們努力，超越他們的不足和規限。

在*Bravo!*香港受訓時，畢蓮達和朋友去看過NT Live（英國國家劇團LIVE集）演出莎士比亞劇「李察三世」，愛上了莎劇。到了倫敦，她連坐地鐵的時間也把該劇的台詞一字一句讀出來請教英文好的演員朋友為她糾正讀法。

「學這些不單是學演戲。
對個人來說是
性格和如何改善性格。
即使你離開*Bravo!*
不去當演員...都可以繼續學習，
去培養好的態度。
我想這是社會所需要的。」

陳圓維

亞當在倫敦一間書店買了三本英文書。一天晚上我偶然看見他一本關於臉譜面具的書。書裡面比較少見的字都一一細心地劃了線，旁邊加了中文翻譯。

他們難道都能讀懂英文書，莎劇原文？不大可能吧。作聰明狀？絕對不會。只是一個迷上了面具；另一個想了解那佝僂的皇帝。他們學會了怎樣為了對戲劇的興趣、自己去求學。

這是一個心態上的突破，一個大改變。

在他們的一生，這兩位年青演員尚未有甚麼成就。他們頭腦的空間受到環境的規限，還有一個「單一尺寸，人人都要用」教育制度的約束。可是他倆至今還是很積極進取。是甚麼回事呢？我們只是打開了一扇門，別的都是他們自己的功勞。他們找到了方法，找到了動力去擴展自己頭腦的空間。事實是，返到

香港，他們已經長得大過他們的家，的屋村，甚至他們上學的所得。

我們深信應該提供些非常規的教與學方法令有不同潛質的青年可以得益，對社會有所貢獻。所以我們創辦了Bravo!。他們的轉變不是由於我們濫於褒獎，也不是榨取觀眾掌聲去肯定他們的成就。如果這樣就侮辱他們的智慧了。

我們把學習的級別設定略高於他們的能力。又按接觸藝術的不同竅門，配合多層次的方法令他們每人有空間去活動、發揮、連繫不同的媒體範疇，打破隔膜。我們研究和探索一個有意學習長進的心態如何培養出一個思想靈活、善於應變的人。這樣才可以突破那些十九世紀傳統僵化的心態。

事實上，誇啦啦這十年的歷程也一直在蛻變，以後都會蛻變。第一步是在2008年獲得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的西灣河文娛中心這個基地，也即是我們「頭腦的空間」。我們開展「學習和參與」計劃時清楚體驗到真正的學習過程可以促進智力和志氣的發展，所以只是提供接觸藝術的入門並不足夠。

所以誇啦啦要成為一個「藝術融入教育」機構。

誇啦啦的靈魂首腦人物，藝術總監黃清霞博士創辦了首個舞台演出計劃「從文本到舞臺®」。計劃是把名著小說改編為劇本搬出舞台，把書本的文學化為活生生的體驗。黃博士是位有名望的舞台劇導演，她是把西方戲劇通過翻譯帶來香港的先導者之一，特別是把西方戲劇帶進粵語劇坊。黃博士另外一種鮮有人知的特稟是把巨型小說濃縮為80分鐘的舞台劇。

黃博士第一齣劇是改編自BRAM STOKER的驚悚小說「德古拉伯爵」（俗稱「吸血僵屍」）。此劇以低

成本制作，在西灣河文娛中心演出。配合此劇演出，誇啦啦特約的藝術教育工作者在演出前後都到學校作訪問和討論。

「舞台融入教育」首先引領以後「藝術融入教育」的新方向。

最初我們每年演出三次，吸引的人不多。很多人都不知道西灣河文娛中心在哪裡。即使知道也覺得「太遠了」。

我們沒有資源搞宣傳。學校又覺得難以安排時間表，更不用說撥出一個下午去看演出，想也不敢想租輛旅遊車經隧道過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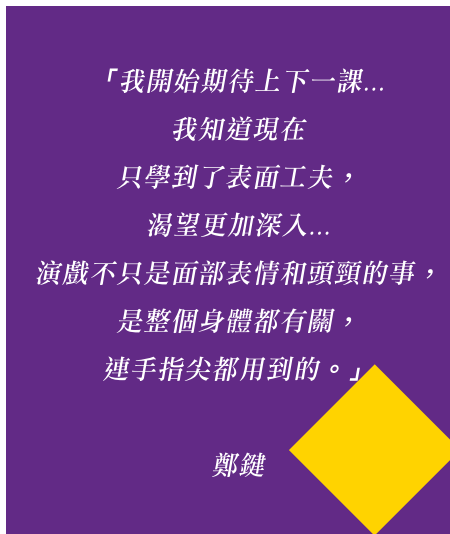
最大的困難是大家對戲劇和藝術所知不多，接觸到的只是常規音樂課和美術課以及各種比賽。很多老師

受訓時大多都着重實用和與課程有關的東西。

西灣河文娛中心位於港島東區。最初兩年沒有一間港島東區的學校買過一張票來看戲。理由呢？據一位退休校長後來告訴我，這區的學校特別保守，只着重學業成績。到了第三年終於有突破。我請了同工們吃頓飯大事慶祝。

到2012年，我們有足夠業績，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一項3年期資助，之後更再獲3年。十年過去，第十一年（2019），「從文本到舞臺®」平均每年演出28場，師生觀眾每年高達13,000人。我們的「從文本到舞臺®」、「英語經典遊蹤」和「青年劇場」一共演出了26齣由經典文學名著改編的中／英文舞台劇。

到了2010年，誇啦啦明顯覺察到要拓展觀眾網並非只是找人坐在觀眾席那麼簡單。玩數字遊戲有點似上了癮，即時有良好感覺，但只求數量並不能有持續的效果。





Franky (改編自Mary Shelly 的 Frankenstein) 《科學怪醫》「從文本到舞臺®」演出 2017

我們覺得拓展觀眾網的意義並非只是找人入場。這目標太簡單了。我們可否做一些、可以留些久遠一點的社會影響和創新呢？

眼看目前的世界越來越似理想國「烏托邦」的反面，我們更關心將來會留個甚麼世界給後人，我們知道藝術團體應該擔當起更多的公民責任。

說到底，藝術都是以人為中心。就像醫生一樣，我們的工作對社會的文化結構和個人的素質有莫大的關係。藝術家的工作，和醫生的工作互補，都是為了人的身體、意志、和精神。

誇啦啦自2012年創辦的「表演藝術」便是有見及此而設的。它是專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而設。計學分的醫學人文學科表演藝術的一部份。

開始時，這學科碰到不少困難。學生們都是千辛萬苦才爭到名校醫學院一席學位，個個都苦學多年鑽研理科才名列前茅。很多人對這學科抱持懷疑的態度。

可是經歷過一段時間，加上獲已故的陳立昌教授及陳芸醫生，吳易叡博士等的遠見和大力支持，我們終於可以為年青的科學家培育了人文角度的觀點。設計這學科的目的並不是要這些A++學生去明白為甚麼藝術對他們行醫的工作多重要，而是為他們提供一個機會去想一下日後藝術可以在他們生命裡擔當個甚麼角色。藝術結合了科學，希望他日的醫生可以是知識廣博的臨床醫生，也是有人文素質的從業員。說到底，心主的是感情。有同情心，能待人以心的人，這個世界極之需要啊。

心的房間

有種心態是我們面對的一個現實：有知有覺，有抱負的人一直被視為沒有量化數據那麼重要。我們的教育制度和整個社會都反映這種心態。

然而21世紀的現實是年青人要用多種不同的技能才能應付當代世界。課本和考試已經不管用了。年青人現在需要的是跨學科交流，他們的思維需要能合作的構思，要有創意和批評能力。

藝術一般都被看作是與情感有關，是「軟性」的技能，不比「硬性」的技能，像STEM理科的技能那麼「好」。但其實並非如是。對藝術有認真興趣的人都知道，藝術並不「軟」柔。專業藝術家創作時所下的時間、苦工、還有體力、投入專注，堅持耐力比起專業科學家所做的

工作同樣嚴格。在體力、智力和批判力的要求並不遑多讓。

反過來說，科學家的經歷也可以是同樣地富想象力，闡釋性，多層次，令情緒波濤起伏。舉個例，我推薦大家去讀一下世界級地理生物學家Hope Jahren的著作Lab Girl (2016)。書裡記錄她的研究過程雖然是樹的研究，但也充滿美學，熱忱和情感的共鳴。

如果藝術只是感情，也就只是感情用事，那麼就真的會變得有點凌亂。可是，人到底不是個整整齐齊的一個個組合，配了一線通的電線，好像自動售貨機地按鈕就應聲

作一定的反應的。我們不是人工智能，我們是有血有肉，有頭腦，有心肝的人。這個現實我們一定要正視。

「如果Bravo!只做4-6星期，
時間太短看不出改變多大。
現在我們可以多些體驗，
可能錯的更多，
但是這是成長的過程。」

麥世柱

在誇啦啦這些年的工作得知最干預年青人，甚或成人發展的便是恐懼。香港的文化着重謹慎。生活在一個安全第一的城市會促使生活的節奏變得穩定。反過來說就是我們不愛冒險，所以變得欠缺競爭心態，較少創意。我們怕出錯，怕不跟大隊、不隨俗。我們從規蹈矩防有失誤。

我們服務對象大多數是年青人，來自本地學校。來參與我們項目開始時他們都反映出這個城市的恐懼心態。小學學童還好，他們仍有好奇心，還肯走出慣常舒適小圈子去玩耍試新的東西。

在Sm-ART青年計劃，每一屆第一年的工作是要營造一個安全區、打破恐懼的阻障和取得孩子們的信任。過了12歲，情況就大變。多數人都害怕答錯、害怕答不中老師預期的答案，被人耻笑。在課室裡孩子們開始失去自尊和自重。過後，他們發覺他們的意見根本沒人注重，所以想也無用，說也無用，何必費心？慢慢，這個習慣就變了愛爾蘭劇作家Samuel Beckett薩繆爾·貝克特所說的「大消沉劑」。

歸根到底，我想我們的恐懼是來自內心世界渴望得到人家的嘉許，又不知如何理解和表達自己對生命的看法，所以隨俗比較安全。要是大多數的船都朝東方駛去，那麼自己不向東而向任何方向駛都顯得尷尬，不安，孤獨，簡直不可思議的。

所以小學生就要每天放學後還要去補習，求考試考得好些，進間好些的中學，令他們可以入間好些的大學，考得好些，令他們可以找份好些的工作。人生便可以一線牽。很合邏輯。可惜，過去十年，我們見到這一線發展的後果。可悲的我們看見在年青人和孩子們眼底裡空洞洞和茫然。他們雖然在那裡，又卻好像不在那裡。身在而心不在、神不在。不知自己是甚麼。像個機械人。

在心的房間，可惜心不在。感情在教育體系裡好像是不值一顧。即使有提到也只是由上而下教訓式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不是生活裡的體驗。探索、明白，是人生的感受。偶有表達一下情感就被當作發脾氣、有點不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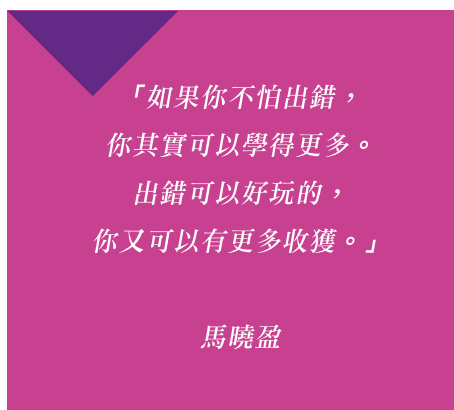
我們說過藝術助長自信和自重。這是要經過自我反省，認識自己，而不是別人叫你做怎麼的。這並不是自私。是開始自我知覺。就好像看指南針一樣，要弄清楚自己的目的和方向，然後與人相處。

Carmen就是個例子。她是Bravo!一位年青演員，去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上了四星期密集式演藝訓練和文化探索。她來自弱勢家庭。她文靜，寡言，演技不大出眾。她勤力，受教，處事步步為營。她並不肯務風險。

Carmen很用功讀書，家課都在學校做完才回家。在家她只有手機的「無需用腦的電玩遊戲」作伴。在她反思筆記簿和她結業面談時總是有句重覆的說話：她回到香港會很失落，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手機裡的遊戲毫無意義只是消磨時間。去完倫敦受訓她覺得會多找朋友，用點時間一起去參加藝術活動。促成這個改變的就是藝術（特別是演藝）的激發，浸淫在新的一種文化啟發了她理智的想象力和情感的關連。

眼見的事物用思想去分析，再經過心的感情維繫。演戲的訓練在外展活動時體驗了，而這些體驗又在大家討論時反映出來。

在Sm-ART青年計劃，我們經常和家長們討論他們的孩子。在每屆第一年，我們讓家長帶孩子來和我們見面。我們每屆收生人數有限，就選些父母不代答問題的孩子。家長堅持要代孩子答問題的，令孩子很不開心，久而久之就不說話，有話都不說，眼睛空洞洞的。



我們問家長他們想孩子在哪方面有改善，他們都答得很爽快。問孩子有甚麼強項，做得比較好呢，通常家長都無話說。有一兩位更嘲諷地說「電腦遊戲」，然後有人哼笑點頭。那麼多家長只說得出孩子的弱點而出不出孩子擅長的地方，實在令人震驚。

我們把一幅圖畫給家長看。圖畫滿是深色的紊亂，一團糟的線條。多數家長都說畫圖畫的孩子髒，圖畫不美。少數家長（一般都是母親）卻明白，說圖畫表示孩子不開心、很苦惱。這些母親差不多都是基層沒有接觸過藝術，

「Bravo!幫了我信心一大忙。

我以前望人家雙眼

不敢望多過十秒鐘...

我不知道以前怎可以獨處，

困在房間裡日以繼夜。

我再不想呆在那個洞裡了...

現在我覺得我在活著。」

龍希朗

但是卻直覺地感到孩子的心情，知道孩子那天過得糟透了。

這就是藝術的力量，用不着語言說話，卻充滿了人性、人情。這就是藝術可以改變人之處。通到心的房間那扇門需要打開才可以讓教與學把「活着」的感覺帶進人心。教育不光是把數據塞進腦袋，心和腦是要連在一起的啊。



東方半幅面具，LAMDA 2018



西方半幅面具，LAMDA 2014





有前世的房間

在2017年，我們從實踐計劃的經驗作了反覆測試，結集成一條誇啦啦專用的「青年人蛻變定律」（Theory of Change (TOC)）^⑦。這個由下而上的探索可以簡略分為五個階段。見圖1。

誇啦啦的哲學和教學方法離不開談腦和心，因為藝術本質就是要連繫、暗示、溝通結成複雜而有創意的合作關係，從而作為有批判性思維和人性的根基。近年來，這種結合所組成的教學方法現在名為「社交情感技巧」可以「調節個人的思維，情緒和行為」的。^⑧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這團體有個項目叫「國際學生評估測試」PISA，用來測試全球15歲青年。經過多時的遊說，結果這測試終於把做人的技巧也包括在測試內。這即是說他們也接受「在青年長大和成熟過程中做人的技巧也是個因素」。

Damian是2018畢業的Bravo!演員，來自弱勢家庭，

受訓一年半。去倫敦時文化體驗去參觀大英博物館。博物館規模龐大，珍藏無數，整個月也看不完遑論一天。Damian隨著他那小組去看來自古希臘的帕台眾神殿，也即是眾所周知的埃爾金大理石雕塑。雕塑很大，滿是比真人還大的兵將騎在戰馬上。

我們想不到他和幾個夥伴對這些石像會有那麼激動的反應。他說在學校歷史課在書本都知道有這些東西。但親身感受到這些藝術品令他感動到流淚。從書本裡理解到的東西親身體驗令他恍然頓悟它的意義。

^⑦ 見www.aftec.hk for 2016-17 Company Report.

^⑧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UPDATED%20Social%20and%20Emotional%20Skills%20-%20Well-being,%20connectedness%20success.pdf%20\(website\).pdf](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UPDATED%20Social%20and%20Emotional%20Skills%20-%20Well-being,%20connectedness%20success.pdf%20(website).pdf)

第一階段：

年青人經常持續深思和發問就會自省，明白自己更多。

第二階段：

他們會較真切地投入他們的思維、社交和情感的經歷，而不是機械式地敷衍了事。

第三階段：

他們較能懂得找出問題所在，解決問題，會從多角度探索而不會急於倉猝找答案。

第四階段：

慢慢他們會從新訂下成功和失敗的定義，不會害怕承擔風險，變得更主動。

第五階段：

他們會更有承擔，有毅力，方向清晰，個人有明顯變革。

圖1：青年人蛻變定律

在戲劇，在一般藝術也是，總是把社會情感構思（Socio-emotional constructs）隱藏在內作為基本的架構。不過我們不能期望這些構思會自然發揮它們的魅力。關鍵是這些構思的內涵我們能否明白，推斷，能否知道為甚麼，是甚麼，何時，更重要的是內涵如何蘊藏在內。第二，有文字提供解釋仍然不足，親身體驗很重要。第三，蘊藏內涵就是以藝術推動改變的基礎。即使如此，單一次經歷甚至短期的經歷都不太有效，因為要培養新的思維習慣需要時間，要時

間消化、吸收經驗，然後轉化運用。在我們各項目，Sm-ART青年計劃，Bravo!等，不論年齡，我們發覺要誇啦啦的教學理念產生效力，這三點是必要兼顧到的。

那麼，是甚麼使這些青年有改變的呢？因為無論我們多努力，都是他們自己改變自己的。改變來自我們耳熟能詳，理所當然的兩個字：明白。





明白是認知，也是感受上的。認知上的明白，舉個例說，是理解一個情況，像通過一條法例，或見到公共屋邨一場大火。是有關發生了甚麼和為甚麼。感受上的明白是偏幫某些人或群組的不公法例激發的情緒，又或是大火引致多人死亡引起為多個家庭哀悼的悲傷。這是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真正的明白是一種啟示，是有了新的觀點和看法那剎那間「哦！」一聲的大悟。這和年齡沒有關係，與事情大小也沒有關係。

在學校，我們教學為了應付測試。是為了明白嗎？我的經驗就說不常是。過去十年，我們發覺要明白和有洞察力才最有助於變革。是心和腦的事。

正面的情緒包括被愛的感覺、自豪、快樂等。這些不難明白。負面的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家長往往想保護孩子不受它們影響，所以即使偶爾提到都不會拿來討論。

可是，無論正面或負面情緒非但不一定有破壞性，而是可以給我們很多教和學的機會。去年有兩件事就是個好例子。

我們Bravo!在倫敦的體驗是文化交流。我們看舞臺演出、去博物館、公園、在城裡遊覽，共四星期。這並不是逛逛街買東西。所有活動都和學習有關，是團體活動，做報告等。

2018年一個夏天黃昏我們去Playhouse劇院看「森林」。那是一齣獲獎的戲劇，描述法國加來市現已拆毀的難民營裡的生活。

晚飯後我們從各方面聚集在劇院對面的公園。早到的數人坐在長櫈上。旁邊的長櫈坐了個50來歲的白

種人，似是流浪漢。更多人的那組同學到來時，那人向他們吐口水，大聲叫，「我們不要你們這些人！滾X出去！」我們那些年青人多數未經歷過種族歧視，都嚇呆了。誇啦啦藝術總監黃清霞帶了同學們去公園另外一個地方，好好討論這件事。

那齣戲「森林」是那晚第二個警號。觀眾坐得近演區。觀眾席變成難民營一部分。我們離開演員只有幾呎。

那次演出十分震撼。不同國籍演難民的演員包圍着我們，有實錄的電視紀錄片在播放，現代世界的難民問題變得逼切感人。即使國際巨星班尼迪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坐在我們後面兩行，演出都緊緊抓着我們的注意，把很多殘酷的現實要我們面對。

戲劇的震撼力真不容忽視。看完戲學生都在發抖。有些還在流淚，有些在沉思感受。劇院外，有些在流連。我對他們說當演員和做人能夠

「感同身受」（empathy）是寶貴的優點。這經歷是個很好的學習過程，學理性的分析和感情的感受。

「看著一件展品，
一般人不會分析或
嘗試明白所提供的資料。
他們只會吸收看展品
不會深究它的意義。
現在我去博物館，
我會多走一些多想一下
展品在表示甚麼。」

蘇志輝



Bravo台北訓練在「雲門舞集」學習 2016

我一再提empathy「同理心」即「感同身受」這詞，因為它就是understanding「明白」一樣，關乎理性和感性。不過如果不分析清楚，這詞就變成個毫無意義的時尚詞，潮語。「森林」可以用來解釋甚麼是「感同身受」，如何在年青觀眾身上牽動新思維和深感情。

- 在劇院裡，觀眾從對白中讀到角色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從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這兩樣可以比語言更加有力。

- 當我們可以從別人的角度看事情，那就是「感同身受」。難民的血汗淚水感染我們，因為我們明白他們的處境和險況。

- 能「感同身受」我們也深入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受過痛苦，所以感到難民失去朋友的痛苦。自己內心的感受可以明白感到別人的感受。

- 在「森林」不同國籍不同宗教的難民摒開他們之間不同意見紛爭，文化和價值觀，共同抗拒要踐平她們臨時棲身之所的那些軍隊和坦克車。這不單是求同存異，亦是要用道德勇氣去做該做的事。道德價值觀是規範我們的情操和分別我們是個甚麼人。

- 當難民移徙去加來路上，一個難民費心照顧一個小孤女就顯示出甚麼是慈悲心。這情感動力大，令人超越自己困境去為人。不但施者、受者，連旁觀者都受感動。

- 另一位難民不肯遷出難民營，決定留守。深知軍隊到來他會被殺，那種悲痛忍含在內。他沉默地繼續造麵包，但觀眾卻感受到他的痛楚。「自我調理情感」可以幫助我們留下空間去感受別人的感受。

Bravo!是個教與學的計劃。我們要幫助年青的演員把那晚上在他們心中腦裡奔騰的粗略情感處理，退一步來對事情作全面觀察。除了感同身受，還要學抽離而不是淹沒在他們所見的悲劇中，但又知道雖然是演戲，情境確實可能是真事。

我告訴他們，這個晚上他們可以為難民難受，但是明早他們就應專注在LAMDA受訓，因為那是他們去倫敦的目標。如果他們仍然深受難民困境，就可以將熱忱化為動力，長大後去幫助難民的機構工作。

那天晚上，在回旅舍途中，我們繼續討論：在亞洲城市中香港比較安全，比較富裕。人口百分之98是華人。我們知道那百分之二的人感受嗎？我問他們知道大陸來港的華人有沒有覺得被歧視。我讓他們想一下，香港人不是個個都友善，大陸人不是個個是老粗。年青學員都沉默下來，看得出大家都聽了入耳，在想。回家路上一片靜寂。

我詳細談那個晚上的事，想說兩件事在兩個層面引起不同的不安。

兩件事都引致恐懼和焦慮，都提供了學習的機會。一件是意料不到的。那晚的經歷在現實的世界和想像的舞台世界都是真真確確的體驗。

「這個旅途我明白了
時間管控多重要。
遲到幾分鐘似乎不算甚麼，
但是人人都這樣想
就變了大問題。
好好管控時間幫了我很多。」

龍溥廷

「我結識了一班善於交際的人，
令我更開放自己，接受他人；
我漸漸對此感覺自在，與其他學員
形成一種緊密連繫。其中，
我深受一位女學員啟發，因為她
仁慈之心何等真誠，散發出來
的力量足以勝過所有事情。
所以，我亦開始嘗試對他人更好，
把她那份仁慈之心傳開去。」

陳靜彤

我和同工在誇啦啦看年青人被家長，甚至搞教育的人，寵溺可謂司空見慣。在二十一世紀生活不會很容易。世界驟變不可預測。我們要他們長大，能夠應變，就不要把他們養在溫室內，隔絕人生的現實，去保護他們。經歷恐懼，就有希望。我們需要讓他們從戲劇和別的藝術模式間接取得經驗。這樣他們才有機會明白，可以成熟和轉變。

深入自省是明白的第一步。這是我們所有項目，不論年齡和級別，最基本要學習的。自省（認識自己和問問題）是「青年人蛻變定律」的第一階段。為了實踐這條定律，

我們開闢了些有系統的教與學途徑。

我們的「七巧板導向方式」概念來自古代中國的七巧板遊戲。我們把七個教與學的單元當作七巧板，用它們不同的組合化為給年青人不同的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試用「道」的哲學來解釋一下：大家一同上路，但是每人的經歷都不同和獨特。Sm-ART青年計劃和Bravo!的架構內成效有相似，但成果就不同。我們不能期待每人都達到同一的領會，所以質化的研究有時也得用上量化的分析。

「在Bravo!，
他們鼓勵我們問問題...
我覺得這互動風格
有助我們學更多、更有效，
因為我們要自己思考...
印象特別深。」

龍溥廷



Bravo台北訓練十鼓文化村。台南 2014



Bravo台北訓練十鼓文化村。台南 2014

在「七巧板導向方式」裡面有七層，其中一層是反思。在我們的工作中，持續反思，層次愈深是最基本的。甚麼年齡的學員也是。這不是高科技，只是下面幾點：

1. 讓每個孩子和青年把自己每日的轉變寫下，可以以後翻看，可以高高興興坦誠地了解自己的成長，而無需害怕被人家認定是個失敗者或是個一鳴驚人的爆紅人物。
2. 認知和接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在世界。孩子不是機械人只能接收和發放數據。他們是人，所以要照顧到「精神和心靈上的領域」。
3. 當然，一頂帽子不能人人都合戴，課程設計和實踐總不能一體萬用。Sm-ART青年計劃和Bravo!的課程雖然在架構和規格宏觀上相同，但都有個人和小組運作的微觀協調，隨着正面或負面的接觸經歷而有不同結果和終結。

「我們明白思考的重要。
不只是當日做了些甚麼，
經過四個星期的反思，
現在已養成根深蒂固的習慣...
令我們常想著怎樣改進。」

姚嘉莉

由於反思，而有自省，年青人腦子裡便有個數據庫可以從那裡取得資料，幫助她處理內在世界，處理她和別人的關係，擴大她一層層更大的交友圈子。思考開始可以用短句記錄，又或個人想法的一鱗半爪（通常都是些事實）。去倫敦的Bravo!學員，不論質素如何，每人每日都寫上三、五頁紙的。

這些記錄反思的筆記簿都收集起來作為個人成長的見證，也顯示課程計劃是否可行，有甚麼需要改善。對我們來說這些記錄用來談改變很有用，因為有很多細節在內。現今世界都注重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和企業慣用的詞語，我們在2018年下半年也給自己訂下了個挑戰。我們能否評價我們的項目，評價一下它們的社會影響力呢？沒有額外的資源，只有一腔熱忱，我們找到一間公司以低報酬象徵式收費做了個調查。

i4socialimpact公司為Bravo!香港青年劇場獎計劃2017-18做了個SIA（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社會影響評估）。項目舉行期間，每位學員都收到一套四式問卷去評估Bravo!為幫助青年生活技能發展的使命宣言中的重點。

2017年3月第一個工作坊開始前就分派了一份計劃開始前的問卷給學員。最後一份問卷於一年後最後一個工作坊，去倫敦前分派。部份結果見下頁圖表。

藝術當然不是解決社會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說它是的話就狂妄了。可是如果我們想廿一世紀人心向善的話，就是時候好好明白藝術的潛在力量而不只是娛樂或精英份子的

偏好，不值得重視的。無論是制定政策的，致力教育的，或是家長，我們都希望留下些美好的文化傳承給後代。

數據顯示參與Bravo本地訓練2017-2018期間的有28名年青演員，年齡13-19歲，全部在所有關鍵品質都有正面的改變。最大的增長在以下各方面：**演藝知識、英語、自重、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

Bravo本地訓練整體滿意程度

年青演員整體都非常滿意Bravo本地訓練這環節，程度為91%。滿意程度有賴於鼓勵他們**參與演戲的志氣，改善他們英語，學有規律和演說技巧**。演員亦十分滿意他們的導師，評估程度達94%。此外，家長對他們子女/ 年青演員在Bravo!的經驗滿意程度亦達89%。

Bravo本地訓練令行為改變

除了記錄態度方面的改變之外，我們亦調查了行為方面的改變。結果顯示在多方面都有積極的改變，特別在**社交、認清目標、解決問題、立志演藝和自我反思方面**。

Bravo倫敦訓練

經過由倫敦音樂及戲劇學院（LAMDA）院長、利希慎基金代表、客席評審員和誇啦啦董事局代表組成的面試小組評估後，16位演員完成Bravo本地訓練環節後獲得機會去倫敦參加LAMDA密集訓練和誇啦啦文化課程，為期四星期。

Bravo倫敦訓練整體滿意程度

學員對所有主要的素質評分甚高，特別在評LAMDA這個環節部份：**立志演藝、建立人脈、積極性、有規律和承擔風險**。對LAMDA滿意程度更高達95.6%。此外，家長也非常滿意他們子女在LAMDA的經歷，整體評分93.3%。

弱勢青年演員

誇啦啦優先取錄草根階層的演員。除了調查態度上的改變，我們也調查了行為上的改變。在Bravo本地訓練的問卷顯示在下列各方面都有明顯的改善：**英語能力、演藝知識、解決問題、訂定目標和人際溝通**。

圖2 Bravo! 2017-2018 社會影響評估一覽



宣佈第一屆演員獲派往Bravo台北訓練和Bravo倫敦訓練



集思（大英博物館 2016）

在應變能力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研究和書刊報告出版了。誇啦啦這十年來觀察所得，年青人在這方面未見理想。在圖二，*Bravo!* 2017-2018社會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問卷20項特性中，承擔風險一項只在經歷過倫敦學習環節才見明顯增長。

香港這個城市不助長承擔風險，也許因為大家還未擺脫移民的心態。我們可能覺得停下來，落地生根便好了。所以寧願安逸點，不願走出舒適區。這種文化潛移默化，影響了我們周邊的人。

想多提一點給大家考慮，是時候把成功失敗重新定義，不應把兩者只規限在經濟和學術兩個範疇。







LAMDA格鬥課堂2016



經典劇目組與LAMDA院長Joanna Read 和導師Oliver Birch
合照 2018

「第一次工作坊
我真的害怕人家笑我...
現在我應付得來...
靠的是學冒些險，
有事問...
找些方法表達自己。」

葉正南

我們接觸到年青人有很多都覺得沮喪，因為社會上所謂成功失敗的例子都只在狹窄的範疇。他們需要另類的教育方向以多角度觀事物為主。說來似乎不太可能，但總可以培養新的思維模式和心態。我們要學怎樣去教人，好像藝術家一樣習慣有不一樣的答案，不同的可能。這樣在教育需要，在工作上也需要，在人生的歷程也需要。

下面一頁引述兩位年青人的說話。他們以自己的經驗重新釐定成功失敗，顯示他們經已改觀，而且改進。

福斯特小說《有前景的房間》裡男主角George Emerson是個年青男子，後來和女主角Lucy結婚。他的父親把他教養為一個獨立思想，感情真摯的人。

「我父親說只有一個觀點見地是完美的——它在我們頭頂的天空上，其他地上所有觀點見地都是搞糟了的版本。」
第15章

即使搞糟了，我們都要找個另類的方法，通過藝術去辦教育，創個機會作改變。

這裡表達過意見的年青人，翟家浩、林穎和羅國豪，都找到個新的角度看自己和看世界，都感覺到以前的自己和新的自己有甚麼分別，看到新生活有些甚麼東西以前想也未想過。

可是改變需要有能力在新的體驗中洞察如何把新的東西用進自己的世界，要有勇氣去明白自己要怎樣改變。

「以前我以為
學術上的失敗
就是整個人的失敗。
經過Bravo!以後，
看法不同。
成功失敗是看心態的。
做事不盡力就是失敗。」

羅國豪

「現在對我來說，
想事想得通透透，
要去明白事情就是成功。
成功不是要做第一
或者要人嘉許。」

林穎



LAMDA形體訓練 2016



第三屆Bravo!在倫敦Hyde Park做報告 2018





摩門經（音樂劇）。西區2018



Bravo! 2017-18屆學員和LAMDA導師和誇啦啦同仁合照，
黃清霞博士（第二行右三），邱歡智總監（第二行右二），
丁美雲高級經理（第一行右一）

還需要家人、朋友和定策劃的人和機構的幫助和支持。

「經過Sm-ART青年計劃後，
我認為自己的轉變很大，
變得更加成熟。
我學會了從多角度思考事物，
亦不容易因小事而自滿。」

翟家浩

改變要來自頭腦的自我了解，要有心的支持，有勇氣去排除萬難和跟進。以藝術去改變人生是誇啦啦所希望成全，去培育和支持的。我們希望年青人能自建起自己的家園，有個有前景的房間，能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從Sm-ART青年計劃畢業已經有三年多，但我相信在Sm-ART計劃中獲得的會陪伴我一輩子。

我在參加這個計劃之前，最喜歡說的就是說「不知道」。有時候是真的想不到，但大多都是懶得思考、懶得動腦筋之下的敷衍回答。我從來都是被動地接收知識，卻不對事情的原因、源頭多加思考。

Sm-ART 青年計劃 不讓我們說不知道，或是做「影印機」，人云亦云。一開始不習慣甚麼都要自己思考答案，覺得很辛苦，甚至向媽媽提出過退出計劃的想法。

但之後慢慢地，在老師的啟發下，發現原來我也能得到這麼多東西，寫下自己獨特的想法時，心情是自豪的。

到後來，我已不需要老師特意引導我去深入思考，反而自發性地，不只在Sm-ART計劃的時間，在日常中偶然在旺角街頭看見行為藝術的表演，也想著為甚麼他們要以這種方式表達自己？

若問到我的改變，那必然是思維上的轉變。

願意去多想，不再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從不同角度去思考一件事。

我現在已中四了，課業也開始繁重，但我總是愛追溯各種課業知識的源頭。這個諺語的典故是甚麼？為甚麼用這條算式便可以算出答案？找尋出答案後，答案往往印在我腦海，過了許久亦依然記得清晰。

從不愛思考到現在會自發性地思考各種事情，是Sm-ART青年計劃帶給我最大的改變。」

華子卉

邱歡智為誇啦啦藝術
集匯行政總監。邱氏
擁有香港大學英國文學
及比較文學榮譽學士與教
育碩士，及英國布里斯托大
學深造教育文憑。她於2010-
11年度獲民政事務局及藝術發
展局獎學金參與英國Clare領袖培
訓計劃。邱氏於哈佛教育研究生學
院涉足多元教學領域，把得著投放在
誇啦啦發展之上。

誇啦啦藝術集匯（誇啦啦）是雙語學習劇場™及非牟利藝術組織，致力培育新一代年輕人。我們相信藝術帶來啟發、動力及轉變，以藝術融入教育的方法鼓勵學習，令教育更加完備。

2008年成立至今，我們的多元化節目已接觸到超過217,610名的觀眾及參加者，2009年起成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西灣河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誇啦啦於2015年獲羅兵咸永道選為本地10間最具影響力的非政府機構，參與其社會影響評估指導計劃。誇啦啦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4及2017香港藝術教育獎，亦兩度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的躍進資助。

我們的營運全賴於捐款、贊助和資助。門票收益有限。如欲支持，請透過lynn@aftec.hk與聯絡我們。

ISBN: 978-988-18400-4-2

www.aftec.hk



www.aftec.hk

